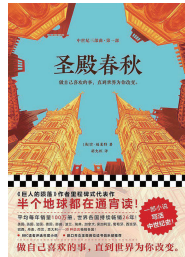


9.9-9.15

综合凤凰传媒新华发行、豆瓣网提供整理

虚构类

Top1 圣殿春秋 [英]肯·福莱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Top2 西西里柠檬 [美]威廉·福克纳等 中信出版集团



Top3 侠隐 张北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

Top4 双峰:最终档案 [美]马克·弗罗斯特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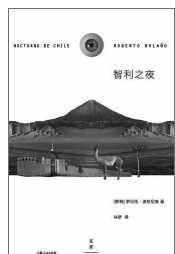
Top5 鞑靼人沙漠 [意]迪诺·布扎蒂 四川人民出版社

Top6 失踪的孩子 [意]埃莱娜·费兰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

Top7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湖南文艺出版社

Top8 死灵之书 [美]H.P.洛夫克拉夫特 [英]莱斯·爱德华兹(绘)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Top9 智利之夜 [智利]罗贝托·波拉尼奥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Top10 魔术会:幻戏陷阱 巫童 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非虚构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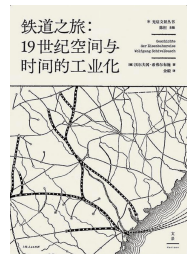
Top1 鱼翅与花椒 [英]扶霞·邓洛普 上海译文出版社

Top2 今日简史 [以]尤瓦尔·赫拉利 中信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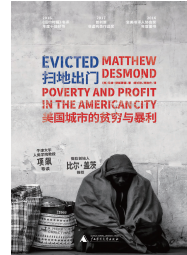
Top3 往事与随想 [俄]赫尔岑 四川人民出版社

Top4 邻人之妻 [美]盖伊·特立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

Top5 铁道之旅 [德]沃尔夫冈·希费尔布施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Top6 扫地出门 [美]马修·德斯蒙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Top7 会赚钱的妈妈 [美]克丽丝特尔·潘恩 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Top8 潦草 贾行家 上海三联书店



Top9 伟大的海 [英]大卫·阿布拉菲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Top10 天长地久 龙应台 湖南文艺出版社

来跟纳博科夫学 怼人是个技术活

□思郁

文学史上的大作家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合群,这种不合群有两种不同的表现:一种表现是沉默寡言,给人一种“我一直很努力,我一直在透支着精神和生命来写作”的崇高印象;另外一种表现正好相反,他总是滔滔不绝,写作的时候对着人物指指点点,不写作的时候对周围人指手画脚,尤其对那些不如自己的同行,还有那些已经成名的死去的作家。所谓文人相轻,这个成语倒也不完全是成见,很多作家一旦有了名望与地位,就觉得身价倍增,仿佛对世间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了点评和发言的资格,因此奚落起同行就分外毒舌。这其中有位代表人物,大概就是纳博科夫。

关于纳博科夫的毒舌,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流传甚广。他在大学课堂上给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打分,托尔斯泰是他的文学金字塔的顶尖,其次是普希金和契诃夫,最下面的底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他当然不止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,他攻击所有看不上的作家,比如他还在课堂上宣称卡夫卡是德国最伟大的德语作家,此外,里尔克和托马斯·曼,他们要么是文学上的侏儒,要么是道德上的圣人——这句评语的意思是说,他们根本没有文学天赋,所以只能用道德上的虚伪来掩饰自己天赋上的不足。

我们想要了解纳博科夫有多刻薄,除了读他在大学时候教书留下的课堂讲义,最齐备的是读他的访谈录《独抒己见》,这本访谈录刚刚有了新版,想要学习如何怼人的读者可以去翻翻。在出版《洛丽塔》之后,纳博科夫成为了美国著名的作家,他走到哪里都有记者跟着,想要采访他。这本《独抒己见》就是纳博科夫后半生采访录的集结,也是纳博科夫妙语如珠、刻薄犀利的点评录,几乎每一篇都有刻薄之言。纳博科夫这一生,看上的作家寥寥无几,看不起的作家数不胜数,对同时代的作家奚落起来更是毫不留情,就连采访的记者有时候也不能幸免。天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媒体和记者喜欢采访这



唐建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

[美]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著 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。沙漠孤岛比一座城市更激动人心。

小说大师纳博科夫妙语连珠的访谈录 蝴蝶·创作卡片·记忆·死亡·灵感·俄罗斯·洛丽塔……关于纳博科夫的一切

独抒己见

位喜欢研究蝴蝶和拳击的作家,大概看他妙语如珠地怼人,也是十分过瘾。

你随手翻看一页就能看到这样的怼人记录。比如有记者问,有您欣赏的作家吗?你猜他怎么回答你?他说,是有几个我佩服的作家,但是我不想告诉你名字,气死你。记者继续问,那有您讨厌的作家吗?接下来这个回答我给满分,他说,没有啊,因为许多公认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——你脑补下他说这句话时候那种鄙夷的表情。记者还想问,听说您在乔伊斯那里学到不少东西?纳博科夫有点恼了,谁胡说八道造我谣的?我再再说一遍,詹姆斯·乔伊斯在哪个方面对我都没有影响。你记住,回去把我的这句话传开了。这位采访的记者脑门估计有点冒汗了,心说差点惹恼了这位大作家,赶紧问个轻松的问题,您对您现在搞的作家实力排行榜有什么说的吗?纳博科夫说,我也是刚注意到这事儿,这种排行榜没有公信力,有人上榜,有人落榜,都是你们媒体乱炒作。唉,你注意到我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了吗,我竟然不是第一位的,这怎么能算公平?你们怎么能冷落我这样一个天才作家?

当然,以上采访实录语气是我瞎编的,但是评论基本都是属实的。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,生于俄国贵族家庭,成长于剑桥,流亡到法国巴黎,定居到美国,当过快递员、家教、拳击教练、博物馆管理员、蝴蝶研究者、大学教授,以写作《洛丽塔》闻名于世,懂三种语言——他最有名的一个回答就是“我的头脑说的是英语,我的心灵说的是俄语,我的耳朵说的是法语”——晚年生活在瑞士的一个宾馆里。

关于纳博科夫的刻薄和毒舌,我们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就说他是小肚鸡肠,总是打压同行,文人相轻。我喜欢的小说家丹尼·契斯曾经为纳博科夫辩护说,纳博科夫对于某类文学和作家的谴责,更多的是在道德上,而非美学上,他的整个姿态,都是在为维护精神价值而大声疾呼,都是在对抗抗精神的混乱,对抗时代的愚蠢,对抗错误的价值。

■好书试读

在19世纪,除了铁路之外,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作为现代性更生动、更引人注目的标志了。科学家和政客与资本家们携起手来,推动机车成为“进步”的引擎,作为对一种即将来临之乌托邦的承诺。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何其天真,尤其是在美国,在人们眼中,铁路公司就是残忍而不承担责任的商业力量的象征,对经济和政治的秩序与稳定都构成了极大威胁。

——《铁道之旅》 [德]沃尔夫冈·希费尔布施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尽管十分困惑且极不情愿,恐怕我还是得承认一个逐渐占据我脑海的糟糕事实,那就是我迷路了!绝望地彻底迷失在这巨大的如同迷宫般复杂的猛犸洞穴深处。我思绪混乱,晕头转向,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我走出这个洞穴的路标。难道我再也不能凝视着耀眼的日光了?还是我再也不能欣赏外面丘陵和山谷的美丽景色了?这样的想法使我陷入了绝望之中。可是,我受哲学研究的影响,一直以来生活态度都是毫无激情的,更不用说会得到任何的满足感。

——《死灵之书》 [美]H.P.洛夫克拉夫特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民国二十六年的初冬,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为寒冷。萧瑟的西北风提早到来,毫不留情地吹刮着伤痕累累的上海。外滩上,一条赭黄色的道路把成千上万的市民分割在两侧。这些被迫前来观看日军入城仪式的市民们脸上,一如西北风那般冰冷,看不到任何表情。

11月13日,日军入城的这一天,对每一个上海市民而言,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在十二个时辰之前,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布告市民书,宣告上海沦陷。

——《魔术会:幻戏陷阱》 巫童 百花文艺出版社

现代快报记者白雁整理